

# 我的第二故乡 我的冬奥情结

□ 王力

可能是冥冥中注定,我终究要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做些什么。

从脱下军装的不舍到穿上警服的喜悦,从鸡鸣山下的军营到北方湖城的警营,虽然制服的颜色改变了,但是我依然感受着国家赋予我的使命与责任。每当回想起在张家口的军旅岁月,激动的心情总是难以平复。

不像海南岛的四季如春,更没有东三省的冰天雪地,张家口的气候似乎总是在风沙、阴雨、白雪中徘徊。记得在部队时我感受到的是春季漫天狂啸的风沙、夏季瓢泼如注的暴

雨、秋季刺骨袭人的寒露和冬季白雪皑皑的雪原,就像男人必须要在艰苦的地方经历些什么才能成熟一样,张家口的确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留下了深厚的印记,以至于后来再去张家口老部队的路上,总是有种回家的感觉。

或许是张家口独特的气候和地理位置,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部分赛事地点也有幸落在了张家口的崇礼,崇礼我是去过的,的确是冰雪运动的天堂,本身对滑雪一窍不通的我也在滑雪场有了一次与速度和激情勇敢的邂逅,也正因为这次邂逅,我萌生了为我的第二故乡写一

首冬奥歌曲的冲动,再加上警察职业的特点,一首公安题材的冬奥歌曲《中国豪情》便在我和张志辉老师的合作之下诞生了。出乎意料的是,张家口市公安局认可了我的作品,组织民警演唱并精心拍摄了MV,在2022年警察节前一天正式向外发布,这着实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我倍加感动、铭记终生。

若不是在张家口的军旅生涯,我可能不会对张家口久久难忘;若不是北京冬奥会部分赛事落户崇礼,我可能也写不出体现冬奥卫士忠诚奉献的华美乐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不仅是崇礼的光荣、张家口市的

骄傲、河北的荣光,更是有着14亿人口的伟大祖国敢于战胜新冠疫情、敢于应对复杂国际环境、敢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豪情的具体体现,当《中国豪情》的音乐响起,我仿佛也看到了全国公安民警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飒爽英姿,和维护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平安举办的不懈努力和坚定决心。

警徽闪耀,不仅见证了我对第二故乡的深厚感情;警旗飘扬,更见证了我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警察情节。

(作者单位:衡水市公安交警支队)

## 春雪

□ 李文铭

一场漫天飞舞的春雪飘洒小城。冬日的雪花总是冷得有些凛冽,哪里像春雪平白就多了几分风情,无论落在哪里都尽添了些妩媚。

春在随风叫醒沉睡的万物,雪在无声地装扮着生灵,雪花漫天飞舞间更像一个白衣女子,轻甩着手袖,把飞羽轻洒,落于小径,落于枝丫,落于青砖黛瓦,瞬间就白了山巅,白了世界,白得更像一件嫁纱。

公园里那株玉兰才刚刚吐蕊,被雪花轻裹着犹如新娘的头纱,薄如蝉翼,若隐若现,能看到粉紫色的花蕾,突然就想到了韩愈的诗句:“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那意境如诗如画,美得只能用心去感受。

站在这春雪飞舞的琉璃世界里,悠悠的情思在雪花的簇拥下,如烟、如雾般弥漫开来,那如梭的车流,攒动的人群,都被这净白的世界所

魅惑,如果不走出家门去亲近一下春日白雪,那该是怎样的一种遗憾。

雪依旧在悄然无声地飘落,走在雪地里,任雪花淘气地飞进衣领,感到凉丝丝的酥痒。一场春雪,无尽风情,走在旷野里感受着这春日的盛景,那刚刚吐出淡黄细芽的嫩柳在随风摇曳,那伸着懒腰的小草睡眼惺忪间就被雪花淹没了踪影。掬一捧雪花细细品味,遥望玉树琼蕊,“谁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的画面尽落眼前。茫茫雪野,欢声笑语,有打雪仗的小孩,有手牵手期望白首到老的小情侣,静寂的画面,瞬间就动了起来,这份原始天然的美,真是回味无穷。

那天地之间就像一幅画的留白,淡墨轻染,灵动无限,竟没有感觉到雪的清冷,任思绪飘飞在这写意的画境里,沉静在这一片空灵的静谧之中。

(作者单位:青县公安局)



### 静谧

陈敦 摄  
(作者单位:沧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 春来福至人安康

□ 董民生

今年的天气似乎比往年要寒冷一些,一场飘飘洒洒的瑞雪装点着威州大地,虽然城内道路积雪已经融化,但城外的田野还有大片的白。临近过年时,城区内明显增大的车流和人流,昭示着春节正踏着悠然脚步缓缓走来。大街上像往年一样销售春联的临时摊点已成规模,各式各样的春联、门神分外鲜艳。然而,这些机器印制的春联总感觉缺少了墨香和韵味,不如手写春联有灵气。我向县书协的朋友提出是否可组织书法家们走进警营开展“迎新春、写春联、送祝福、过大年”现场书赠春联活动,朋友慨然赞同。

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天朗气清,阳光温煦,连续多日的阴冷一扫而光。书友们与警营中能写毛笔字的民警早早先在公安局二楼大厅排好了桌案,各好了笔墨纸砚。民警辅警们闻讯有序来到大厅积极参与,选取自己喜欢的内容请书法家们现场书写。一时间,大厅内墨香四溢,佳联对对,书法家们不辞辛苦,对民警们有求必应。墨黑、藏蓝、大红纸交相辉映,笑声、赞声、笔走龙蛇声汇聚一厅。书写的春联既有平安祝福,又有公安特色。李金鹏老师特意用颇具特色的赵体行书写出“碧血丹心铸金盾;披肝沥胆保民安”,书法尽显温润儒雅之气。陈明兴先生用隶书体书写大幅春联一副:“铸忠诚魂,担当保民安;尽公安责,护航新发展”,书法遒劲,凝重古朴,端庄大气,一股凛然之气跃然纸上,书法与春联相得益彰。我虽然写得不好,但重在参与,挥毫慢书,力求完美,书为心画,祝福尽在一字一联中。我为民警书写斗方篆书“福”字,并解读说:“福字,左边是个‘示’字,右边是上下结构,下边是一块田地,田上是一粮食,意思是提示人们‘有田地、粮仓里有粮食’就是福!”

写春联贴春联本是春节习俗之一,红红的春联,大大的福字,散发着墨香,在除夕的温馨气氛中,家家户户新桃换旧符,辞旧迎新,祈盼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寄托着人们对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现在手写春联不多了,印制的春联大行其道。这大概是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要忙乎到腊月底才“倦鸟归林”,带着一年的疲惫回到家中,没有时间和兴趣去写,同时也不是人人都能用毛笔写字,于是花十几块钱买一副印刷的春联外加“门神”既省事又快捷。大概只有能用毛笔写字又有兴趣的人才自己动手写春联的吧!但我认为,不管平时工作有多么忙碌,也不必在意生活有多么辛苦,每个人都需放松身心,重要节日和活动还是要有点仪式感才好。在年味儿越来越淡的当下,写春联、贴春联、送祝福依然是最能体现年味儿的仪式之一。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吉星高照家富有,大地回春人安康。  
……

当我们读着这样喜庆吉祥的春联时,似乎能感受到春天的脚步铿锵有力,新的一年充满希望。

(作者单位:威县公安局)



## 元宵节遐思

□ 任伟韬

寒夜已深,人潮不退,漫步在繁华闹街上,追寻着那熟悉的味道。道路两旁,松树、灌木丛,甚至高大的杨柳,都披上了闪闪发光的彩衣,亦橙黄绿青蓝紫,颜色十分夺目;长城路口搭起了灯笼长廊,走在其间,眼前、头顶、身后,随处可见鲜艳明亮的大红灯笼,似有“花市灯如昼”之感。冒着饭香的煎饼摊,各种卡通、动物造型的氢气球,大喇叭吆喝着“冰糖葫芦”,水果摊主忙得抬不起头。大街小巷,到处弥漫着喜庆,寒风不大却悄悄地冷,然而每个人脸上都挂满了笑容,迎接节日的到来。

我匆匆买了柚子,轻步穿梭人群,靠墙走出主路,借着路灯上中国结的红光,通过寂静的小巷,向着远处窗口布满彩灯的黄楼快步走去。

刚进家门,妻就端出两大碗冒着热气的元宵,小声说:“快,来吃。”

我毫不客气地端起碗,狼吞虎

咽般地吃起来。放下碗,看着眼前晶莹剔透的象征团圆幸福的元宵,开口处溢出到汤中的枣泥馅,仿佛一潭溪水中张开一道暗流,水波此起彼伏……此情此景,突然一股浓郁的思乡之情涌上心头,如果此时在老家,母亲一定也准备好了一锅元宵汤。

老家沽源的灯节始终让我记忆深刻。记得儿时,每过大年初五,父亲早早惦记给我准备玩的灯具,有木制的,玻璃罐的,铁皮桶的,还有用爷爷留瓢的南瓜做的灯。父辈们穷尽一切可能为孩子们过上一个快乐的节日而忙碌。后来条件稍好,就买来八面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家门口和房檐下,在低矮围墙的衬托下,倒也十分壮观。

同样这个时节,我们镇上每年都会有庆祝活动,三里五村的人们,在万岁山脚下拉起了舞狮队、秧歌队,还组织了歌唱队,八仙过海,各展雄风。到了晚上,搭起土灶,燃起旺火,点着一字长蛇阵样式的灯火,白天的秧歌队继续操练,我到现在都佩服那些不知疲倦

的踩高跷的人们,他们能敬业地走上一整天。大人们常常白天去镇里,一来看戏、赏花灯,二来办点年货,因为是年后,许多用品会降价。我们小孩常常三五个一伙,乘着夜色不知脚下深浅,疯狂地蹬着自行车往镇里赶,到了镇里约了地点,很快就分散了,伙伴们穿梭在秧歌队中,非要把每个“演员”的造型过目一遍不可。往往玩到后半夜,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回家的夜路远比来时长,瞌睡虫爬上眼皮,最讨厌那些讲鬼故事的伙伴,总让人后背一阵又一阵地出冷汗……

“干啥呢?”妻看出我发愣,一面为我擦汗,一面纳闷地说,“这么多汗!”

我笑而不语,看着眼前香甜的元宵、妻忙碌的背影,回想着儿时的情景。一锅元宵煮飘摇,满腔真情永不老,愿这个城市所有忙碌的人们,都吃着可口的元宵,放慢生活的节拍,慢慢地用心去咀嚼,或深或浅,或甜或酸,或浓或淡……

(作者单位:怀来县公安局)



## 和和美美

张岩 作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

# 正月十五“打铁花”

□ 黄涛

到了正月十五,春节基本上就已经过完了,仿佛是为了挽留美好的光景,正月十五这几天,赏花灯、放烟花、舞龙、打铁花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隆重登场,为新的一年增添喜庆的气息。在这些活动中,打铁花最令我印象深刻。

打铁花是老家确山县的旧俗,始于宋朝,盛于明清,一直流传至今,算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2008年,“打铁花”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听老辈子的人讲:打铁花原本是为了展示打铁行业的气派,扩大些影响。同时,也讨个吉利,利用“花”与“发”的谐音,取“打花打花,越打越发”之意,象征着事业生活兴旺发达。

打铁花的场地设在县城的南山广场,离我们村有8里多路,走路将近两个小时也就到了。小时候,正月十五那天,吃过午饭,我们就跟随着大人,带上小板凳,兴冲冲地向县城走去。广场紧挨着城南的“盘龙山”,是一个依山推平的能装下几万人的大广场,高处也推出一个平地,作为观礼的主席台。台上最好的位置都被圈了起来,作为特邀嘉宾的看台,其他观众只能在相对靠后的地方观看了。去得早的,自然要抢占先机。于是,我们争先恐后,一路小跑,直奔南山广场而去,生怕晚了抢不到好地方。

在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个用钢管搭起的一丈多高的八角大棚,远远看去就像蒙古包似的,俗称“花棚”。花棚共分两层,第一层4米高,第二层1.5米高,花棚顶上铺一层新鲜的柳树枝,树枝上绑满各种烟花、鞭炮、起火等。花棚顶部

正中,竖起一根丈余高的杆子,称为“老杆”。老杆顶上挂着红旗,绑着鞭炮,称为“设彩”。“确山铁花”四个大字在红旗上迎风招展。

打铁花所用的花棒,是一根拳头粗细、一尺多长的新鲜柳树棒。棒的顶端,有一个直径3厘米大小的圆形坑槽,涂上泥水,以盛放铁汁。在棚子旁边,一座一米多高的圆形炼铁炉已经架起,鼓风机通向下面的进风口,用于吹风炼铁。一块块生铁和炭块塞满了炼铁炉,准备点火熔炼铁汁。

那些“打花”勇士们,一个个身强力壮,气势非凡,像对阵的秦兵,勇猛无比,像“力拔山兮”的楚霸王,所向无敌。技高一筹的打花艺人,能一棒击中“老杆”,点燃最高处的烟花和长鞭,称为“中彩”。中彩者像中了状元一样,当报出单位、姓名,披红挂花,奖励礼物,十分荣耀。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一位老者优先将柴油泼进炉子,手提喷火枪冲那熔炉里点着火,鼓风机吹了起来,炉火越来越旺,生铁缓缓变红,慢慢融化,到了1600多摄氏度,化作铁汁。人们翘首期盼的“打铁花”便开始了。

震天的锣鼓声骤然响起,只见那老者双手拿着一根装有小桶的木棍,从炉子里舀满一桶火红的铁汁,分别倒入一排柳木棒上的坑槽内。一队队光着膀子的“打花”勇士登场了。他们一手拿着盛有铁汁的上棒,一手拿着下棒,迅速跑到花棚下,口中吆喝着古老的号子,迎着快活而粗犷的步伐,一手闪电般上冲,用下棒猛击上棒。一棒铁花冲天而起,将千余度高温的铁汁抛打到棚上,遇到棚顶的柳枝立刻

迸散开来,点燃了花棚上的鞭炮和烟花。顿时,铁花倒悬如火山喷发,火星飞溅,鞭炮齐鸣。其状若何,流星如瀑;其声若何,虎啸龙吟;其光若何,鱼龙闪耀;其势若何,电闪雷鸣。恰似这人世间一个个曾经怒放过、燃烧过的生命,用自己的光和热照亮人间的漫漫长夜。这震撼的景象随着滚烫的铁花升至最高处,又向四处缓慢地跌落下来,那光也暗淡了下来。

正当人们感慨铁花绽放的短暂时,另一棒铁花接踵而至,棒中的铁汁冲向花棚后,在空中炸裂开来。一个!两个!又一个!十几个“打花”勇士一人紧跟一人,一棒接上一棒,棒棒相连,络绎不绝。顿时,火焰冲天而起,越发彰显出生命的强劲。火树银花兮,流光溢彩;雾岚氤氲兮,红光闪烁;天女散花兮,喷珠射玉;喷泉四散兮,如花千朵;光彩夺目兮,惊心动魄。又恰似两军激战,万马奔腾,声震天宇。

人们好像随着这一棒又一棒的铁花也燃烧了起来,一步步走向沸腾。是啊,这一棒棒的铁花不就像华夏大地的传承之火吗?发光、发热、虽然短暂,但璀璨耀眼。不就像个体的生命,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如那铁花般一闪而过,然后又消失在漫漫长夜中吗?然而,正是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之花,棒棒相传、生生不息!正如人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却始终有年青一代从父辈手上接过旗帜,扛在肩上,一代接一代,薪火相传,奔向未知的道路,一路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形成了人类文明的传承之火,希望之光。

这时,那些舞龙勇士也光着膀

子,高举着“金龙”杀入铁花四溅的“花棚阵”。但见一条金龙,拖着长长的身子,突然从一端插入,穿行于铁花和烟雾之间,上下翻飞,忽隐忽现,恰如真龙在火海中腾云驾雾,惟妙惟肖。这舞龙又叫“龙穿花”,场景蔚为壮观,真是既惊险,又刺激;既喜庆,又热闹。

那种繁盛之极的动感画面让人惊叹不已。这里也精彩,那里也华丽。荡胸生光彩,决眦入铁花。但觉两眼已不够用,恨不能全身都长出眼睛来,将那繁华盛境尽收眼底。那喷发的铁花点燃了人们的激情,人们肆无忌惮地挥动着双臂,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狂放不羁地发泄着压抑已久的情绪。鞭炮响起,喊叫声瞬间被鞭炮轰鸣声压了下去。锣鼓声,鞭炮声,喊叫声,声声震天,整个广场变成了一片铁花的海洋,声音的海洋,欢乐的海洋。

也不知这铁水落到身上会烫成什么样子。人人纷纷猜测,那些“打花”人身上是涂了特殊的防护油吧?其实不然,如果涂了防护油,铁汁一落,就真的要在身上着火了。这是要经过特殊的训练,将铁花打得高,打得开,打得散,才不至于伤及自己,伤及他人。同时,“打铁花”时要舞动起来,身上跑得大汗淋漓,火星一落,快速抖动身子,铁汁瞬间滑落,才不至于烫伤。

真佩服那些勇士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能在冬天里脱光膀子的,没有拼命地魄力,也不敢在千余度的铁汁乱飞中表演的。因此,“打铁花”也叫勇者的艺术。只是近年来,“打花”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只能从长辈的讲述中去想象“打铁花”的繁华了。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